

自說自話

孤島風景五韻

文、圖片提供 / 林鴻文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教授)

藝術家林鴻文，近年來都一直在執著於探討環保議題的繪畫、環境裝置與雕塑創作中。他對這個生活了50年的島嶼滿懷感觸，並將眼前一幕幕的風景變化，濃濃地融入了一件件有如土裡長出來的作品；看起來飽含有機生氣、默然開展的形體，不知為何，給了人一種「再也回不去」的孤寂感。

正如作者自述，「創作是一趟充斥無盡可能的旅程，有喜有悲或是落是起，總是魅惑不盡遠遠舞動在能及的背域，一切皆然。當是走來，只是點點滴滴進記憶而躍然於所假借的印記。」(吳慧芳，高美館數位典藏網頁)

之一、

自來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從我有感知能力後它已經在來去的人們鍵入移出中歷盡滄桑，如果我沒有太多濫情與善感它似乎是無可挑剔的快樂居所。人與事是構成時間旅程底已然樣貌小分子，幻想的大腦總是把它做了太多的如果與假設而已，習慣性的心思疊影常常隱入眼前所有的一切，將是是非非顛倒搬離重新組成一己的完美國度。時間的旅行雜合著事實與虛幻同時，而我就像一個忙碌來去其間的傻子，總想在其間會落下甚麼所謂的合理，畢竟逃離不了就湊合著身與心分離之術使用。我不是離塵之士也沒能有現實翻滾之術。將心思的能提升是一個僅剩的方法，架構在某種高度環視所有或

置放於工作室心之孤島中自然荒地的鑄色鐵雕作品，作者/林鴻文，尺寸/750cm，年代/2004。



美國紐約ART OMI藝術村，2003，以天然倒伏木製作聲音合成裝置，H/8m，作者/林鴻文。

許是一個安全而又有效的辦法，視覺漫漫其中幻化出，來自莫名的可能，那或許是在所有的知識穿越大腦後不經意的遺留，它想抗拒或者說是平衡他認知的實象一切的符號，是立命的「中心樁」，是穩定心命的立基。

物慾的產物環覆，是已無法遏止，人們的所謂發展，無知與過度，失衡所造成的一切反噬其身。「重」已難承受，「輕」是放心，放心在擾攘之地。心底擘劃出的美景在殘缺的現實底切入，或許只是如同3D投影成像般虛幻，但也是一種的事實，事實在於曾經，在於貼入心底，景的恆常，不再乎時間烙下的尺度刻痕，那只是心與實境的轉換而已，讓時間慢慢推移。

之二、

孤踞於身處，無從也無暇在極短的時間將該知道的輸入大腦，在超越該有的理解頻率後只能以自身的武斷介入，以一種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動物直覺感受去對待。

架高在藩籬上的一種難以理解的質素，在所有都可以被鄙棄時飄飛在所有一切的物象之間，它將個體長時間以來覆蓋在質樸心性上的塵垢劃開並將原質的律動輕輕挑起在剎那間，但又是常常於剎那間又被再次覆蓋。

被遺棄的又重新站起，在一段時日的撫觸對話與關照後。雲，雨，陽光爬過你躺在溝渠邊還淌著水的身軀且覆合著我斤斧多餘的搬弄想給你再一次的短暫容顏再現。試想在一個開闊的草場



讓你獨自詠唱後謝幕，眾人因你曾經的形像驟變而再次以一種試想親近的心態趨近你，起先是被你無奈的嘶聲提醒(蝙蝠雷達波，似電子聲響呆

板無意義但卻又具有生物的不確定性頻率)，這草場是不會有人想涉足，一如周遭所有盡是的無垠而千篇一律，再次的生命歌詠引領一群人們親

近感受樹林環擁的草地所形成一個像似露天歌劇院的環繞音場，在是次的發表謝幕化成螢火片木而草場也將復原。



在苗栗東和鋼鐵廠裡柔水圍繞的孰重與輕，作者/林鴻文，材質/鋼鐵，年代/2010。

之三、

拉拒於無奈，無奈也是一種態度也是方法，無奈可以省卻許多無謂力氣的浪費而把心力移轉，無奈可以是一種面目的容顏也可以化為另類的正面，行走於其間而能無其間。衝突與扭轉而致軟化平和，不是一般的景況而是充斥著心所認是的極端，整域理界面理沒能有容身片面。距離與孤踞總能保有僅存與可能，距離理灌溉安全的緩緩微微的無力湯池，也因著所有的無力顯象而沒能有任何導引的介質可能，這方整的水泥島嶼是無生命力的極致，無物，空無一物而本來一切都沒有可能的被規範著，生命的本質蕩然。孰重與輕拉扯於實象與心象之間，「輕」點於，是擾動塑化的心，將僵化的實象搖晃，來自於無奈的本體而又反復於是已然莫名的訊息。孤島，是一座無奈之島尚且充斥另象相對且相持的力量之島。

(胎藏)

之四、

築砌心理的壘寨想借此纖弱之姿抵抗四方，擎起矛撥打幻影風車，空無一物的堡壘軀殼兀自挺立。人們看膩了尋常而一般的物象，想望能有不尋常的空氣引進的缺口，能容許莫名在其間自由進出的可能缺口。那是屬於樸質而無華的心的，他們總是能比較容易些在裡面尋得個人所嚮往的久遠已然消失的心思風景，而它只是個吸引可能的再續中介現象，這現象引領你進入幻想，在一個奇趣上接著

構築另一章屬於自己的想望景緻。

躲藏，躲在空無一物的虛體中，被一層回歸原本的軀體包裹隔開，是尋不回來路而臨時的躲藏方式，它像似沒了主人的佝僂城堡，而主人也常在眾人裡看著，看著壘牆裡的那個主人為何？累了的精神休息的所在還是勉力而後無力的避難處所，已然亭傾樓敗還揮動著斷矛的盲眼鬥士所開創出的另一番風景。



1|2

- 1 2002於台北以台南海邊季節風毀壞的海邊牡蠣竹棚架製作的複合聲音與互動影像作品，作者/林鴻文，尺寸/高約7米。
- 2 我把我的心丟在美國一個小機場，沒能上機。作者/林鴻文，材質/細鐵桿，尺寸/高約12cm，年代/2002。



之五、

島嶼的內殖風景。當訴說的密度持續進行著，最後它總是會留下痕跡，不論何種形式，當加注其上的是一種必須要和緩與安靜時，它所承受的是相對的數與質。心的島嶼上堆砌的是經過的所有，視覺與心的照映。它把許多的故事風景焊進這小小的個體，心的質密度內殖潛入的風景裡，這姿態像是浮懸於海也像是在蒼穹星系中飄移。它是座把物象反轉併入內心後的再次成像，心與物互換後的一己假設孤島，精神內殖的島嶼。

在經驗裡對於島嶼總是充滿著奇想，雖知道其中現實所有但也總是對於離群與孤絕之姿投以想像的後製，或許是創作的路一直是態度如此也一直以之間孤島來去的方式生活著，孤島是映照的對比也是精神的躲藏處所，它只需要似有若無的訊息與像似還有的鼻息去發展出一套島嶼規則與生活作息，這模組看似貼合現實的圖版但又是紋路不對。■